

毕竟冬天了

■ 田野

身在南国,体验不到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的景象也就罢了,可这些年的气温,就连区区几场小雪也难以让人如愿。这样的冬天,还能有什么期待呢?

孩子如今7岁,出生以后从未见过真正的雪,于是我们带他去了“冰雪大世界”。事后问他可开心?他鼻梁起了皱:不开心。为什么?因为场馆里根本不是真正的雪,是人造的,真的雪应该在外面!孩子是自然的小兽,和天地万物同频同息,你岂能欺骗得了他?

记得我小时候,在书上看到“银装素裹”“粉妆玉砌”“白雪皑皑”等成语,对着寒冬腊月里一片大雪茫茫,一下子就领会了其中要义。如今轮到我教孩子时,竟只能在手机上搜索雪天的视频给他观看,以帮助他理解“雪”的含义。

不下雪的冬天做什么呢?我在公园闲逛看落叶缤纷。地上堆积的落叶由不同的色系组成,最突出的是红色,那种红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,红到浓酽的境地,仿佛一缸发酵到顶点的辣椒酱。其次是黄色,以银杏叶为主打。一位环卫工手持鼓风机,把那些标致的小扇子似的叶子一一清理干净,可风不干了,“哗哗”一吹,叶子又纷纷从枝头翩然落地。环卫工倒也不恼,耐着性子一遍遍重复动作,像在从事一份相当浪漫的职业。我在远处看着,橘色的工作服和满满地地的落叶交相辉映,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。

冬天值得看的还有残荷。林黛玉说她不喜欢李义山的诗,唯独一句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可以。一塘渺茫的白水,衬着零落的断荷墨梗,像极写意人生,好比人到中年,把丰腴鲜绿统统卸下,被岁月打造成一支枯萎的荷。

再去菜园子转转吧。一垄垄菜畦,像一个手写的“田”字,横平竖直,一沟一壑齐整整。大白菜紧紧裹着那一颗素心,肥美的叶子青翠得凛然。红萝卜费尽心思将那一抹红色露了出来,仿佛用这种方式宣告着自己的与众不同。菠菜一棵棵挤挤挨挨地生长着,叶子绿得直逼人的眼,丝毫不像冬天里的蔬菜。

最妙的是窝在被子里看书。手机里随机播放着轻音乐,信手翻阅到一首古诗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,有些诗词是需要时不时温习一下的,每一阶段读都有不同的感悟。厨房的高压锅里,正炖着一锅羊肉。香气顺着鼻腔长驱直入,嘴里便不自觉分泌出口水。假若碰巧外面大雪纷飞,屋里人守着一锅菜,一枝寒梅在屋角忽然吐香,这顿饭吃起来,好有文学意味。

冬天是一个幽深的季节,我们能在冬天做什么呢?除了四处看看,什么也做不了。该歇息的都在歇息,春天在4个月以后的地方等着,急不得。即使等得不耐烦,春天也不会来得格外快一点儿。

毕竟冬天了。

带着母亲“往南走”

■ 杨颖

“种完麦子,我就往南走,去西双版纳,过个冬天。”这句美得像诗一样的话,来自河南安阳的一位务农阿姨,她今年60多岁,在一场直播连线中,谈及自己有一辆电动三轮车,想开着它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阿姨的话,质朴又纯真,浪漫又勇敢。许多人被“麦子阿姨”的“南方”深深打动,她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女性对世界的向往和向“南方”出发的勇气。

小时候,母亲常对我说:“等你长大了,我就享福了。”等我真正长大的时候,母亲又说:“等你结婚了,我就放心了。”可我知道她不会的,因为等我结婚后,她还会等我生孩子,等我的孩子上学,等我的孩子长大……她会一直等,等我的人生变得圆满。

记得有一次,母亲来我这儿小住,我带她去吃烤鸭时,发现她喜欢将鸭肉蘸着桂花蜜吃。我问她:“不腻吗?”母亲的回答让我吃惊又愧疚:“我喜欢吃甜的,小时候吃馒头都要蘸白糖。”那一刻,再熟悉不过的母亲有了些许陌生。我知道父亲爱吃辣,姐姐爱吃酸、我爱吃清淡,唯独母亲,似乎没有特别的喜好。我暗自惭愧,认为自己忽略了她,但仔细一想,其实是她自己忽略了自己——她一直在按照家人的喜好生活。

母亲心里也有一片“南方”,只是缺少迈出第一步的勇气。于是,我决定将母亲像小女儿那般重新养一遍,就和她当初养育我一样。母亲喜欢唱歌,我便教她使用智能手机里的唱歌软件。一开始,母亲不敢唱,她总说:“你父亲去世不久我就唱歌,不成样子,别人会说闲话的,再等等吧。”

“你想等到什么时候?等到你唱不动的时候?日子是给活人过的,也是给自己过的。”

那一瞬,我的话似乎激起了母亲内心的一些涟漪,她开始在家里小声地唱。后来,我鼓励她将录的歌发到网上,居然收获了许多好评,账号粉丝也噌噌往上涨。母亲越来越开心,她开始放声高歌,还不停地学习新歌,就连泡脚时也会哼上几句。母亲的歌声里洋溢着幸福快乐,她在别人的赞美中,看到了自己的光芒。之后,我不断带着母亲尝试各种新鲜事物,喝奶茶、看3D电影、看喷泉表演,去犄角旮旯寻找美食,到不同城市看风景,我鼓励她读书、写作、画画……我庆幸母亲人生中的许多“第一次”是由我带领的,就像她当初带着我,尝试我人生中许多的“第一次”那样。

很多人心中的“麦子”割了一茬又一茬,依旧没有出发,总想着等下一个更好的机会,等下一个时间更充裕的时候。我想让母亲重拾年少时的浪漫和梦想,让她知道即便经过几十年的岁月磨砺,梦想的种子依旧拥有无数个可以发芽的春天。我要带着母亲“往南走”,从60岁的遐想,往16岁的梦想那里走。



周围的常绿树木越种越多,即使看到白杨树已经落光了叶子,我仍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凛冬已至。让我触摸到凛冬的是一场病,病中的我变得弱不禁风,穿得比往常厚,感觉也比往常敏感,冬天特有的寒冷一点一点地穿透衣物,直抵我的肌肤,又像长着牙齿一般咬紧我的关节,让我皱缩成一枚干枯的核桃。我躲藏在房屋里面,盖着棉被,真害怕寒冷钻进我的骨头缝隙内。

就这样,我相信冬天不但已经来到身边,而且已经改变了世界。天空时常灰暗着,酝酿着更冷的雨;风越刮越像是北风了,总有一些棕褐色的、轻飘飘的落叶跌跌撞撞地来到门前;月季找不到继续开花的理由,鸽子找不到足够的食物,一个谢绝人的观看,另一个却鼓足勇气靠近我们的居室……病愈后,我缓步走向田野。这里多么空旷,颗粒归仓的庄稼地只剩下枯枝败叶,野草也失去野性,弯下腰、垂着头,一副谁来也不感兴趣的样子。听不到鸟叫声,天空比大地更安静,减弱下来的风却比前几日更冷冽,浓雾已经消散,空中似乎还停留着无数冰冷的小水滴。我穿得堪称臃肿,这时候谁还顾及良好的形象呢?我看到更多的树木都落尽了叶子,只剩下枯瘦的枝干,树皮皴裂黢黑,它们盛装已褪,目力所及,到处是荒芜和苍茫。

我更多时候住在小学校园里,这是我前来支教的第一个冬天。今年的桂花推迟了一个月方才盛开,而且接连开了两回,在立冬前,整个校园还笼罩在桂花迷人的香气里。细碎的桂花落在地面上,孩子们将其清扫进垃圾箱时,我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冬天带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秋天的晚上,我喜欢在后面的操场上跑步,时常有月光、星光和萤火虫的亮光陪伴着我,还有蟋蟀的吟唱,而在冬天的晚上,我跑着跑着总会慢下来,眼睛里少了萤火虫,耳边少了蟋蟀和其他鸣出的叫声,心里也便少了许多生机勃勃的东西,带着怀念和沉吟跑步,一个人是很难轻盈如飞的。我无奈地接受了冬天以及它的寒冷和萧瑟,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,冰雪还没有来,春天更在远处,我需要做好各种过冬的准备。

一个星期三,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上童诗课,是这所小学校的社团活动之一。一个孩子跟大家分享了一首《西北大地》:“我生长在大西北/看见沙漠戈壁的荒凉/感受过西北粗犷的风/我爱他的辽阔/同时也爱他盛大的荒芜。”写这首诗的也是一个孩子,才14岁。看到这首诗,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,心里开始有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,随之而来的是鼓舞和勇气。童诗中总有天真而智慧的发现,一些礼物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轻轻地放到你的手心里。

乡村小学校的教室并没有暖气,孩子们说话和回答问题时,哈出口的热气清晰可见,气温已经降到冰点。他们起得早,在学校吃过一顿营

凛冬已至

■ 孙君飞

养午餐,下午放学被家长接回家,村庄的灯光已经亮起。如果老师不批评,孩子们的脸上一天到晚都是笑容。他们爱上体育课,天寒地冻的,他们一到操场上就欢天喜地起来,脚步不受羁绊,喊操的声音让天空也变得热闹起来,操场外便是空旷的田野,热烈的声音传得很远。我发现这里的孩子们颇有跳绳的天赋,女生跳得灵巧如燕子,男生也不逊于女生。而且孩子们配合默契,绳子把他们团结在一起,直到每个人跳得热气腾腾,然后随着上课铃声奔跑进教室。我问孩子们是谁教的跳绳,你们怎么跳得这么好看?他们回答,自己学的。我喜欢他们脸上的自信、骄傲和快乐,即使冬天寒冷的气流再怎么潦草地在皮肤上涂鸦,他们的脸庞也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春天的花朵。有时候,我刚躲远了一些,独自待在小小的寝室内发呆、生闷气,孩子们的笑容就像皎洁的圆月那样召唤我,我又来到他们中间,接受月光般的拥抱和抚慰。我尚不能给他们点燃一束火把,他们却温暖了我枯寂的心。我统计了一下,将近20个孩子没有跳绳。我当了太久的观众,却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冬日生活里的主角,便买来20根跳绳送给那些空着两手的孩子。大课时,校园里更显火热,连稍微偏远的地方也有孩子在跳绳、欢笑,人影绰绰时仿佛空气也在蒸腾着。

上完一天的课程,送走孩子们,校园立即变得寂寂,整个小学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活动、呼吸、回味。远处有青山,却时常隐身在雾霭当中。望向二楼教室的窗外,空旷的田野依然荒凉冷清,既没有牛哞犬吠,也没有鸟语人声,到处雾蒙蒙的。寒冷的空气越来越凝重,侵入地下世界,冻酥了结成硬块的泥土,也使冬眠的昆虫、青蛙和刺猬们更加贪恋舒适的睡眠。我开始渴望纷纷扬扬的雪花,能在田野里、校园里堆积,渴望跟孩子们一起堆雪人、打雪仗。

相比其他三个季节,这里的冬天确实称得上荒芜,寒冷的日子又是那么漫长,可是那个写诗的孩子告诉我说:“我爱他的辽阔/同时也爱他盛大的荒芜。”是的,这才是真正的爱,完整的爱,你不仅要爱世界的繁花似锦,还要爱世界的荒芜空荡。保持坚韧、恢复勇气,何况身边有天真可爱的孩子们相伴,这个冬天我应该过得比以往得更温暖、更有信心。诗人说得多么好:“此刻你站在茫茫的秋风中却/相信大地永恒的安宁/山川有可依,我们都在静默成长。”

翌日清晨,校长一如既往地亲自将校门打开,来自村庄的孩子们陆续赶来,见到老师行礼问好,走进教室放好书包,不声不响地掏出课本。我还没有走进教室,琅琅书声已经从楼上倾泻下来。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,松开手脚,快步上楼。距离年末越来越近,寒冷的气息里夹杂着一一种特有的意味,既是一种“温柔的停顿与回望”,也是对冬天的释怀和对春天的亲近。

儿时的冻疮

■ 张萍

又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,听着窗外呼呼的北风,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和冻疮“斗争”的画面,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时候既没有空调,也没有取暖器,通常每家每户唯一的取暖工具就是煤炉。保暖措施也没有现在这么周密,我上下学都要带着母亲针织的手套和围巾,往往骑自行车到家,手都冻僵了,身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。遇上雨雪天气,上学更是遭罪,手套湿淋淋的,贴在手上钻心的冷。每天放学回到家,我都迫不及待地先跑到煤炭炉前,烘手取暖。母亲总是习惯性地拉过我,给我搓一搓,接着打好一盆热水,让我去洗个手,暖和一下再去吃饭,直到热乎乎的饭菜下肚,我才觉得周身开始渐渐产生暖意。

就在这一冷一热间,手上的冻疮悄悄袭来了。

起初,只是某根手指有一点痒,渐渐地,痒得越来越厉害。那种痒像千万只蚂蚁啃食着你的皮肤,恨不得要挠烂了它,可是越挠越痒,还伴着灼热的疼。而且其他手指头仿佛被传染一般,也肉眼可见地肿胀,手指变得像10根粗壮的胡萝卜。到最后,我的手背也迅速肿胀起来,泛着红光,像一块油光水亮的“大馒头”,抓笔写字都很困难。

于是,冬日里,我和冻疮的“战斗”便正式打响了。儿时的文具盒是铁皮做的,我发现把手背贴在上面感觉冰冰凉凉的,能缓解灼热感,于是,我每天上课就抓着文具盒,烙饼似的不停翻面。随着冻疮发作越来越严重,这个方法很快就被舍弃了。

母亲看在眼里,心疼不已,到处找治疗冻疮的方子。听人说用生姜片擦拭有用,就切了好些姜放在一个盘子里,专门给我擦手,可惜疗效不大。她又听人说红辣椒熬水管用,就每天煮好一小锅辣椒水等我放学,我看着通红的水瑟瑟发抖,一下子就联想到影视剧里逼供的刑罚。母亲轻声、耐心地哄着我,我犹豫许久,看着母亲期许的眼神,一狠心把手伸进水中,顿时火辣辣的感觉直冲脑门,也不知是辣的还是疼的,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一番折腾,效果甚微。后来又听说用芦荟能治冻疮,母亲毫不犹豫摘下养了多年的芦荟叶片,剥去外皮放在碗中捣碎,小心敷在我的冻疮处,又用棉布包好,套上宽大的手套。三四天后,手指虽然消肿了不少,可仍然疼痛难耐。后来父亲托外地打工的亲戚买回一罐冻疮膏,据说不便宜,抹在手上润润的,有一种草药的香味,抹了一段时间,冻疮确实好了大半。

每年的冬天就在我 and 冻疮的反反复复斗争中流逝了,等到春暖花开之际,冻疮便悄悄溜走,我的手也恢复如初。

现在的冬天越来越暖,我的手再也没有生过冻疮。但每到冬天来临,儿时曾经的那份煎熬,还会浮现在脑海中。其实细细想来,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孩子大都有过长冻疮的经历。但也正是那些让人又痛又痒的冻疮,才让我们学会了坚韧,学会了忍耐,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被子里的阳光

■ 徐晨

冬日的清晨,总带着几分静谧与清冽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,悄悄爬进房间,那抹金黄便开始在空气中游走,与角落里的寒意交织,生成一种别样的温暖。我躺在床上,静静地看着那束光,它仿佛有一股特殊的魔力,能将寒冷驱散,让人的心也跟着柔软起来。

这样的时刻,我总会想起那些关于被子的记忆……

儿时的冬日,家里的被子总带着一种特别的香气——那是阳光晒过的味道。那时的冬天,每当阳光明媚,母亲便会早早起床,将厚重的棉被——抱到院子里晒。我跟在母亲的身后,像个小尾巴,好奇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母亲晒被子时,总是特别用心。她会不时地翻动被子,确保每一面都能均匀地接受阳光的亲吻。阳光洒在被子上,仿佛给被子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,让它们看起来更加柔软、蓬松。我常常坐在一旁,静静地看那些被子。

那时的我,并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执著于晒被子。直到有一天,夜幕降临,冻得瑟瑟发抖的我钻进晒得热烘烘的被窝里,才恍然大悟。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温暖,仿佛整个身体都被一股暖流包围,被子里阳光特有的气息,让心灵也得到了慰藉。

搬进城里后,高楼大厦间,阳光似乎变得稀缺而珍贵。忙碌的生活节奏,也让我们渐渐忽略了那些简单却美好的事情,比如晒被子。母亲去世后,这样的习惯已经被遗忘在岁月的角落,直到岳母出现,才重新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。

岳母是个勤劳、细心的人,她总能在我们不经意间,用她的方式默默关怀我们。如果天气转晴,她便会不辞劳苦地来到我们家,不仅帮忙打扫,还会把我们的被子——拆洗,然后把棉絮抱到阳台上,让它们也享受一番阳光的沐浴。看着岳母忙碌的身影,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的影子。

晒好的棉絮,被岳母套上被套叠好后放回到床上,这时候空气中便有一种特殊的气息在弥漫——那是久违的阳光的味道,也是家的味道。

盖上岳母晒过的被子,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,那种温暖和幸福的感觉,再次涌上心头。每一次翻身,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来自阳光的温暖,它穿越时空的阻隔,连接着过去与现在,让我感受到了家的延续和亲情的温暖。

如今,我也养成了晒被子的习惯。每当冬日的阳光洒满大地,我都会将家里的被子抱到阳台上,让它们享受一下阳光。看着那些被子在阳光下渐渐变得蓬松而柔软,我的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喜悦。我知道,这不仅仅是在晒被子,更是在晒一份心情,一份对过往的怀念、对家人的感激,以及对生活的热爱。